

干不曾見過的光，那寧靜和祥和也是比干不曾經歷過的感知，比干淚如雨下，無法言說……直到有人將他搖醒，是母親商女女芬，她來看兒子比干，見他睡著流淚不止，以為他病了。女芬來問兒子比干，紂王何時要去祭祀天地？

比干終於懂得什麼是痛苦，比干從來不曾經歷過痛苦，心的痛苦，現在他懂了！為什麼這麼痛？心裡無端地升起難過、難堪甚至是疼痛之感？他不能言說，他只能搖頭，對母親搖頭。

## 箕子

微子啟回來了，紂王的大哥微子啟，帶著北伯侯女鏗和他們的獨生子箕子一家回到了殷地朝歌。乙酉夏，紂王六十五歲，微子啟比紂王大兩歲，他不喜歡殷地朝歌的繁華熱鬧，自從乙巳歲偕同妻、子，搬去了北伯侯領地後，一直住在北伯侯崇侯虎的領地，微子啟為人冷俏，崖岸頗高，女鏗不能成為殷地朝歌的女主，對於住在殷地朝歌她也是興味索然毫無依戀，女姜入主孟門，接著又懷了身孕，他們家就藉機離開朝歌了。

許多冬過去了，箕子長大了，這讓女鏗又有無限想像空間了。女姜歿了，武庚祿遺傳了女姜的疾病，看來也是年命不永，仲衍無能，生子比干寵溺過甚，最讓女鏗慶幸的是姐已無所出，

沒有生養一子半女，玉門只收養女孩。只有他的箕子，長身面大，冷靜溫和，又得了北伯侯崇侯虎的真傳，能牧民能識天地之數，將來帝辛紂王陟，唯有箕子堪當大任，最有機會入主殷地朝歌成為殷家人主。

箕子幼時曾在孟門教養，當時他太小了，早就忘了孟門的模樣，現在箕子四十六歲了，早已成家，生有三子，箕子教養好，能言善道，為人看似冷靜卻滿心熱烈。

微子啟回到殷地朝歌，仍然率著妻子女饗、兒子箕子和媳婦們、孫子們住進殷地朝歌的微宮。

箕子早就聽舅舅北伯侯崇侯虎盛讚紂王，北伯侯崇侯虎推崇殷地朝歌離宮的紂王是天下人主，他粗食，自耕稼，自理生活，他能全身都念唱，自頂至踵以至於頭髮爪甲都能共鳴，殷地朝歌的離宮沸沸揚揚都是日光，那裡平靜祥和，紂王笑臉，心無罣礙，無有恐懼，紂王……。

箕子去離宮拜見紂王，正逢史官向摯帶著右學的同學和學生子們在離宮演數，他慶幸自己能一睹殷地朝歌未來的主官們能耐。

離宮大堂，光耀至極，少師召啟也來了，他著離宮侍者將他的大陶盤搬來，少師召啟已然鬚髮俱白的老人家了，少師召啟八十六歲，慈祥和藹，圓墩喜氣又笑臉，人人見了他都不自覺的親敬他，依戀他。

箕子一來到離宮大堂，誰也沒看一眼，直接向著離宮大堂上跌坐的紂王行禮，他作揖，雙手握拳高舉過頭，直身下拜，長揖到地，紂王笑了，他見箕子長身貌美，舉止雖過度了卻有禮，他請箕子入坐，離宮大堂下首設有十二個座位，除了靠近大床邊的兩個座位空著，每一個座位

都有人了。少師跌坐大床上和紂王並坐，兩人如父子，都有歲數了。

史官向摯拿著一把竹枝進來，他直接在下首右邊入坐，箕子瞪了他一眼，自己入坐左邊下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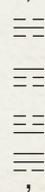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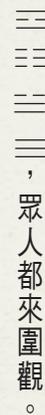
有的時候啊，人真是沒辦法，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，這樣遭人厭棄。只因為沒有本事的人就愛挑禮、愛佔禮，喜歡自以為是，太看重自己的存在了，人的動心起念真是無法言說了。

殷地朝歌右學養墾老，都是退休的官員，所以殷地朝歌日漸尊右首為大位，左學養庶老，都是學有專精的匠師藝人，每一位都是能人，卻因為不曾牧民，故左手為下首，原來的謙遜和好意變成了挑別人禮節的標的。

箕子深諳禮數，各種儀式的禮節，他無時不刻練習著，練習著為人主的威儀和為人主的禮儀，殊不知人主並非有威儀、有禮節善於挑剔他人就行，還要真有能力才行，可是有能力的人根本不會挑剔他人的禮節。當然，故作非禮也是不好的，那是在羞辱他人了，商人不取。

少師笑咪咪的下地，來陶盤上就著沙畫起那八個圖文，他又來了，又將「易」給畫了一通，老人家捉隻竹枝慢慢畫，邊畫邊想……，他終於懂了！這些個圖文根本沒用，難怪摩且王要說：「連那一畫都沒了……都是多餘，沒有，最輕鬆……。」

少師召啟若有所思，他慨然的放下竹枝，又回到大床上跌坐，紂王很快樂，他恭喜少師召啟，少師也笑著答禮。地下的一群人都感到莫名其妙，少師召啟才畫了四個圖形，怎麼就不畫了呢？

史官向摯向前來看著少師召啟畫的四個圖形，，，，接手又畫其他四個圖形，。

少師召啟向紂王拱拱手，就不再移動了，他閉上雙眼，睡著了！

離宮大堂金光搖動，那滾滾的青色光色似湖上漣漪，湧動在離宮大堂的地面上，卻無一人看見，人人都在陶盤前蹙眉深思，搖頭嘆息，還有人雙手緊抱在胸前，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樣子。

箕子見眾人神色凝重，也忍不住起身探看，不看猶可，一見居然裂嘴大笑，他也捉起竹枝，接著在那八個圖形外，又畫起另外一種圖形，他畫著，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。眾人又迷失了，人人見箕子如見能人，欽佩不已，但是，還是沒有人能懂這些畫的是什麼。

紂王笑了，他問箕子：「這是哪裡學來的？」

箕子恭敬的回答道：「這是父親微子啟教導的，阿舅南伯侯崇侯虎也教過我。」

紂王含笑點頭，轉向史官向摯，向摯簡直要無地自容了，這些圖文，師父商其早歲也曾教過，可是他都快忘光了，當時他還小，認為師父史官商其年邁昏聩，根本是亂畫。這幾個圖文和天文有何關係？天上的星星那麼多，怎能用一畫兩畫就算的清楚？

坐中有學生名殷疵，向紂王鞠躬請紂王教習，紂王起身走下木床，穿上布鞋，他請史官向摯拿出雙魚石來放在圖形的中央，史官向摯自胸前取下雙魚石，真的是一黑一白兩條魚形的扁石子，那是黑莊的福替他琢開的雙魚石。紂王一見，在心裡暗暗的嘆了一口氣！天數如此，人力無法回天了！

紂王依舊笑著，捉起竹枝將陶盤上的沙抹平，紂王笑著問眾人，可有人隨身帶著雙魚石子  
的嗎？

眾人都搖頭，他們根本沒有人隨身攜帶雙魚石。紂王得自摩且王的雙魚石早就收起來不用  
了，這座離宮黑瓦白牆，就是他的雙魚石，帝乙送他的雙魚石，也是他親手塗敷的胡粉白牆。  
紂王這次真的嘆氣了！天要如此，殷地朝歌終將成為時空的傳說了！

帝乙和摩且王之言在紂王的心裡響起：

「：那是物的數，不是生命之數，物物有數，或有用或無用皆在心不在用……，這天與地  
都是常數，只有人稱變數，人無所為，則天地輪轉時運不替，人有所為，則天地一樣輪轉，但  
是人心將遭遇大破壞，人將入無止境的悲傷……無法出離……。」

「：你滅不了！只能順天意……教導人民善用火，這樣一來就不會引火燒心，最要緊的是，  
不能讓心火過盛，或是引發人們心中的邪火……。」